張子正蒙注

衡陽王夫之譔

至當篇　此篇推前篇未盡之旨而徵之於日用尤為切近然皆存神知化之理所一以貫之者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也篇內言易簡知幾而歸本於大經之正學者反而求之於父子君臣之間以察吾性之所不容已則天之所以為天人之所以為人聖之所以為聖無待他求之矣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

當於理則順於事至當則善協於一無不順矣事無所

逆之謂禍

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以德致福因其理之所宜乃順也無入不順故堯水湯旱而天下安文王囚孔子厄而心志適皆樂也樂則福莫大焉小人以得其欲爲樂非福也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顯著於天下循而得之非若異端孤守一己之微明離理氣以爲道德

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至德天之德也順天下之理而不鑿五倫百行曉然易知而簡能天之所以行四時生百物之理在此矣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

敦存仁之體化廣知之用也大德存仁於神而化無不行智皆因仁而發仁至而智無不明化者厚之化也故化而不傷其厚舉錯而枉者直此理也

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敔按此言用涵于體體著於用小德大德一誠而已

淵泉則無不流惟其時而已故德以敦仁爲本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器者有成之謂仁成而純乎至善爲不踰之矩則小德

如川之流禮有損益義有變通運而不滯而皆協于至一故任讓進退質文刑賞隨施而可

〇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得謂得之於天也凡物皆太和絪緼之氣所成有質則有性有性則有德草木鳥獸非無性無德而質與人殊則性亦殊德亦殊爾若均是人也所得皆一陰一陽繼善之理氣才雖或偏而德必同故曰人無有不善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盛德乾之道天之化也人能體之所知所能皆以行乎不得不然而不居則後日之德非倚前日之德而

德日盛矣時已過而猶執者必非自然之理乃心知緣於耳目一曲之明爾未嘗不爲道所散見而不足以盡道體之㒹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

以理御氣周徧於萬事萬物而不以己私自屈撓天之健地之順也

以理燭物則順逆美惡皆容光必照好而知惡惡而知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

美無所私也如日月之明矣

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

因天之時順地之理時行則行時止則止一四時之過化而日新也

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

應天下以喜怒刑賞善善惡惡各如其理鬼神之福善禍淫無成心者此爾故鬼神不可以淫祀禱君子不可以非道悅

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方體以用言我以體言凡方而皆其可行之方凡體而皆其可立之體則私意盡而廓然大公與天同化矣無

方體者神之妙無我者聖之純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

禮器禮運曲禮之要禮器於多寡大小高下質文因其理之當然隨時位而變易度數無方而不立所尚以爲體故曰禮器是故大備言盡其變以合于太常也全乎不一之器藏于心以爲斟酌之用故無不協其宜而至當以成百順

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者語其成也

運云者運行於器之中所以爲體天地日月之化而疇酢于人事者也達謂通理而爲萬事之本成者見于事

物而各成其事也

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

禮運體也禮器用也達則無不可成成者成其達也體必有用顯諸仁也用即用其體藏諸用也達以成而成其所達則體用合矣

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

體無不成用無不達大人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之事備矣

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盖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

禮器備而斟酌合乎時位無所泥矣不備則貴多有時而侈貴寡有時而陋貴高有時而亢貴下有時而屈自以爲禮義而非天理之節文吾心之裁制矣達乎禮之運而合吉凶高下以不踰於大中之矩故度數之小可出可入用無不利

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出入損益也雖有損益不踰天地日月運行各正之矩非謂小節之可以自恣也

○禮器則大矣

能備知禮器而用之大人之事備矣蓋禮器云者以天

理之節文合而爲大器不倚於一偏者也

修性而非小成者與

性謂理之具於心者修如修道之修修著其品節也修性而不小成所以盡吾性之能而非獨明其器數

運則化矣

禮運本天地日月之化而推行於節文非知化者不能體

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通達大順得中而無不和則于多寡大小高下質文之損益曲暢人情之安矣律呂之高下人心之豫悅此理

而已葢中和一致中本於和而中則和著於聲容原於神化陰陽均而動靜以時所謂明則有禮樂也故禮器以運爲本敬按中本於和謂時中本於太和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

素猶豫也言豫知其理而無不得此孟子自言其所得之辭

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知之盡則實踐之而已實踐之乃心所素知行焉皆順故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爭天下

如玉表裏純善而無疵也故道而行非誠有其得於心者雖善不足以感人

修己以安人修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況可愜於天下愜氣相感也修己之盡者成如玉之德無私無欲而通天下之志如其不然刻意尙行矯物以爲高妻子不可行也德至則感通自神豈以己之是臨物之非哉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君子之不願乎外非恬淡寡欲而已隨所處而必居正則自無外願也盛謂道之大者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

心備萬物之理愛之本也推以及人於此求之而已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宏其道

用之大者因其才性其本也性全而才或不足故聖人不易及然心日盡則才亦日生故求仁者但求之心不以才之不足爲患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制行必極於至善非人之所能企及也德盛則物自化己有善而必人之己若則立異而成乎過君子不忍人

之不善唯嚴於責己而已此節舊分爲二今合之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之人嗜好習尚移其志者無所不有而推其本原莫非道之所許故不但兵農禮樂爲所必務卽私親私長好貨好色亦可以其情之正者爲性之所因聖人達於太和絪緼之化不執己之是以臨人之非則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欲無不可感也所以天下共化於和

敔按易咸卦彖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張子引伸其義見聖人之化天下唯無朋從而光大故也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己與萬物所同得之生理倚其偏至之識才可爲人所不能爲者老釋是已己與天下殊塗而不相通則一身以外皆痿痺也發焉而爲已甚之行必慘薄而寡恩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

易簡乾坤之至德萬物同原之理知此則吾所自生微動之幾爲萬化所自始皆知矣卽此而見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天敘天秩不容已之愛敬則親義序別信皆原本德性以盡其誠而無出入過不及於大經之中蓋惟盡性者爲能盡倫非獨行之士一往孤行之忠孝

也

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終身所行自此五者而外無事仁民愛物制禮作樂全此五者而已五者豫立則推行萬事無不安利舍此則妄揣冥行事賾而志亂吉凶悔吝莫知所從張子推天道入性變化之極而歸之於正經則窮神知化要以反求大正之中道此篇博反約之實學西銘一此意廣言之也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

有所錯

性天經者知大倫之秩敘自天本吾性自然之理成之爲性安焉而無所勉强也能然則愛敬之用擴充而無不行矣禮義仁義之用也舍五者而泛施之禮僞而義私冥行而鮮當刑名法術之所以違天拂人戕仁義也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

仁者生理之函於心者也感於物而發而不待感而始有性之藏也人能心依於仁則不爲物欲所遷以致養於性靜存不失

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義者心所喻之物則也知者仁所發見之覺也誠之明知之良因而行之則仁之節文具而變動不居無所往而非仁矣此章言義所以成仁之用行無非義則盡仁而復性矣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

仁存而必動以加於物則因物之宜而制之然因物審處則於本體之所存有相悖害者矣故處物必不忘其靜之所函而屢顧以求安

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體之常者貫動靜而恆也乃方動而過持以靜則於事

幾之變失矣故必靜存萬里化裁不滞之圓神曲成萬物而不遺此章言仁義之相爲體用動靜剛柔以相濟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乎歎美之辭隨所立而不易其方義也然唯安于仁者動而不失其靜之理故雖遇變而恆貞此章言仁所以立義之體仁熟則義自正矣以上三章互相發明仁義合一之理葢道之所自行德之所自立原其所本則陰陽也剛柔也仁義也當其絪緼而太和初未嘗分而爲兩盡性合天者得其合一兩在之神則義不流仁不過

而天下之理無不得若徒襲仁義之迹則或致兩妨故學者以存神爲要易以仁配陰以義配陽釋者紛紜唯此以一靜一動爲言發明特切然在天在地在人理同而撰異初不可晝然分屬讀者得意而舍迹可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安遇所以自處敦仁則必及物然人之所以不能常其愛者境遇不齊而心爲之變心爲境遷則雖欲敦愛而利於物者恐傷於己仁不容不薄矣若得喪安危無遇不安則苟可以愛而仁無所吝一言一介無遷就規避之心不必澤及天下而後爲仁也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無恩者非以爲恩於物而施之愛猶大海非爲潤人之渴而有水也君子自存其仁不爲境遷則物不能累已而已亦不致爲物之累則因物之利而利之而已若沾沾然以爲恩於物爲功則必需勢位以行愛而愛窮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張子自注寡助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自注不能保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

四海之廣古今之變順逆險阻無不可行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大而化之仁熟而無土不安合於天德之無不覆聖矣無所遇而不安於性以成身也故舜之飯糗茹草與爲天子一也孔子之困厄與堯舜一也通乎屈伸而安身利用下學而上達矣此章之指言近而指遠尤學者所宜加省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不尤上達於天屈伸之理合一而不疑時位之不齊皆天理之自然富貴厚吾生貧賤玉吾成何怨乎治己則去物之累以責人之心責己愛己之心愛人不見人之可尤矣聖之所以合天安土敦仁而已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

來物方來之事也人之所以不利用者據現在之境過而執之也若知將來之變不可測而守其中道則無不利矣

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

屈伸往來之理莫著於晝夜晝必夜夜必晝晝以成夜夜以息晝故堯舜之伸必有孔子之屈一時之屈所以善萬世之伸天之所命無不可樂也

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彊所以成之於天爾

身者天之化也德者身之職也乾乾自彊以成其德以

共天職而歸健順之理氣於天地則生事畢而無累於
太虛非以聖智之功名私有於其身所遇之通塞何足
以繫其念哉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
能也

仁聖之道乾乾不息而已

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

少有所得則其氣驕廣大無涯則其志遜

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時行物生豈以今歲之成功自居而息其將來之化哉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

道通於天之化君子之所必爲著明而天之盛德大業

古今互成而不迫生殺竝行而不悖聖人能因時裁成

而不能效其廣大

夫婦之智滑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夫婦之智偶合於道而天明孤發幾與蘧螘之君臣虎

狼之父子相雜故自經溝瀆之信從井救人之仁夫婦

能之而大人弗爲大人貞一以動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爲人

非能自立人道天使之然爾

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之聰明在人者有隱有顯有變有通聖人以聖學擴大而誠體之則盡有天之聰明而視聽無非理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去上聲

大人不離物以自高不絕物以自潔廣愛以全仁而不違道以干譽皆順天之理以行也

天以直養萬物

萬物並育於天地之間天順其理而養之無所擇於靈蠢濤濁撓其種性而後可致其養直也

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

道立於廣大而化之以神則天下之人無不可感天下之物無不可用愚明彊柔治教皆洽焉聲色貨利仁義皆行焉非有所必去有所或徇也若老釋之徒絕物以孤立而徇人以示愛遺天自用不祥久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志立則學思從之故才日益而聰明盛成乎富有志之篤則氣從其志以不倦而日新蓋言學者德業之始終一以志爲大小久暫之區量故大學教人必以知止爲始孔子之聖唯志學之異於人也天載物則神化感通

之事下學雖所不逮而志必至焉不可泥於近小以荼其氣而棄其才也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淸之過和之流也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

金堅玉白而養之以和節之以潤則至淸而不異智能運物而恆貞於一則至和而不徇孔子之所以聖不可知其涵養德性者密也○此章上二句舊分一章金和以下連下章今正之

○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

肖其化則可大乾乾不息而不離則可久

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意欲之私限於所知而不恆非天理之自然也釋老執一己之生滅畏死厭難偷安而苟息曲學拘聞見之習而不通於神化以自畫而小成邪正雖殊其與道違一也道二仁與不仁而已天與人之辨焉耳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不襍以私偽故純久非專執不化也窮天地萬物之理故富大非故爲高遠也兼之富者合萬於一一之純者一以貫萬一故神兩在故不測下學而上達矣

○大則直不絞方不劌故不習而無不利

大則通於萬理而無不順直不傷激方不矯廉坤之六二居中得正剛柔合德純一而大天下之理皆伸而情皆得故无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

以險阻之心察險阻則險阻不在天下而先生於心心有險阻天下之險阻愈變矣以乾之純於健自彊而不恤天下之險其道易以坤之純于順厚載而不憂天下之阻其道簡險阻萬變奉此以臨之情形自著而吾有以治之矣

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險阻可通況其大常者乎

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

道在己而無憂故悅悅而憂惑不妄起則所慮者正而

自精不然在己無大常之理物至情移愈變而愈迷矣

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幾者動靜必然之介伸必有屈屈所以伸動靜之理然

也以屈爲伸則善吾生者善吾死死生不易其素一以

貫久大之德矣乾之知存亡進退而不失其正坤之先

迷後得所以平天下之險阻也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

陰陽柔剛迭相爲屈伸君子小人各乘其時知者知此
則量自宏矣
彼屈則吾不伸而自伸矣
彼屈則我自伸不待鳴其屈以求伸
又何爭
屈亦無爭伸亦無爭保吾大正而已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
於人有君子小人於世有治亂於己有富貴貧賤夷狄
患難天地之化至大其屈伸非旦夕之效也人所以不
能盡屈伸之道者過屈則不能容也至虛則古今如旦

蓋人我如影響交感於太和之中而神不損龍蛇蟄而全身尺蠖之伸在屈浩然之氣亘古今而常伸言忠信行篤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利害於我何有焉

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

屈伸必相感者也無待於求伸而又何爭

精義入神交神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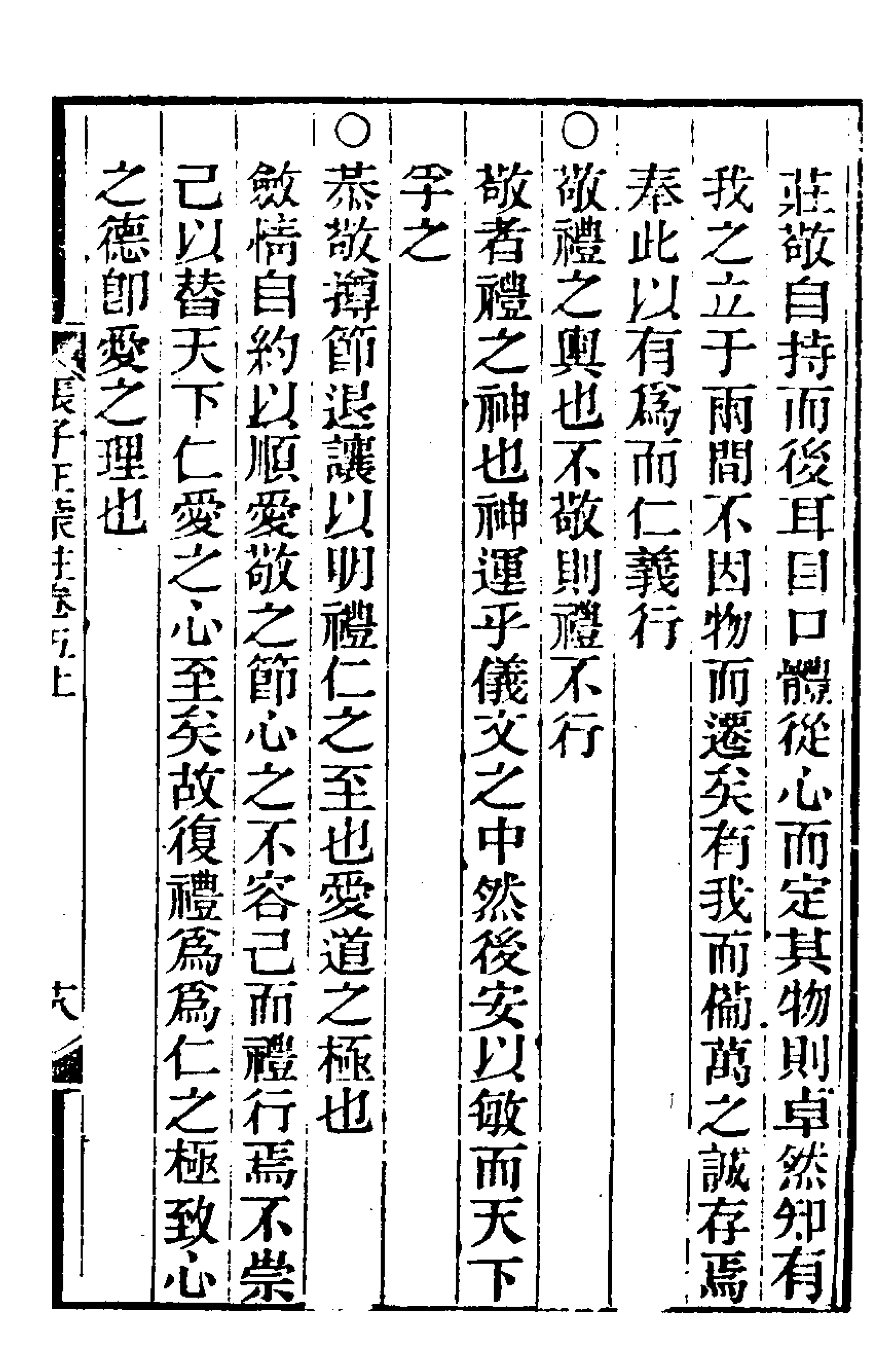
精義則伸有伸之義屈有屈之義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入神者否泰消長之機化有變而神不變故六十四象而乾坤之德在焉陰陽之多少位之得失因乎屈

伸爾知達於此理無不順用無不利矣彼與物爭者唯於天下生其思慮而不自悅其心研其慮故憧憧爾思而不肖唯己小而天下大異於大人之無不知而無不容也。此章舊分為二今合之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兵以求伸者也而勝以柔屈伸相感之神於斯見矣善為國者不師至於用兵爭勝非能全體屈伸之神遂見其幾而已老氏遂奉此以為教欲伸固屈以柔勝剛與至虛能容之誠相違遠矣讀者當分別觀之

○故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莊敬自持而後耳目口體從心而定其物則卓然抑有我之立于兩間不因物而遷矣有我而備萬之誠存焉奉此以有爲而仁義行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敬者禮之神也神運乎儀文之中然後安以敏而天下孚之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斂情自約以順愛敬之節心之不容己而禮行焉不崇己以替天下仁愛之心至矣故復禮爲爲仁之極致心之德卽愛之理也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既明其理尤詳其事君子之所以耄而好學有餘善以及天下後世也

○禮直斯清撓斯昏順天理自然之節文爲直衆論起而撓之奉吾直而折之乃不亂歐陽修張孚敬皆成乎一說惟其曲而不直也故按濮議及興獻帝論說行乎一時而理不順乎人心故曰曲而不直

和斯利樂斯安順心理而直行和於人心而己心適矣安而利孰得而撓之退讓爲節直清爲守合斯二者而後可以言禮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

心之初動善惡分趣之幾辨之於早緩則私意起而惑之矣

思進德者徙義必精

辨其幾則已取義矣而義必精而後盡理之極致故進此而研之以充類至盡

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世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義精則有以處凶懼而無不正矣趨時者與時行而不息宵晝瞬息皆有研幾徙義之功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

動靜以事言謂行止進退也不失其時者順天下之大經合於時之中研幾速而徙義精一於正也

義極則光明著見

曉然可以對於天下後世而無不白之隱

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物事也前定者義精而誠立因時必發而皆當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

此屈伸相感之機也故堯有不肖之子舜有不順之親文王有不仁之君周公有不睦之兄孔子有不道之世

皆惟其時而精其義歸於大正

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無施不宜所遇皆順也知此則不怨不尤而樂天敦仁於不息矣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所謂天下有道不與易也處變則不怨尤處常則不妄作皆與時偕行之精義非以己意思慮之舊本分爲二今合之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崇者知天者也知形而上之神也化有晦明而人用

爲晝夜神則不息通晝夜而無異行略屈伸之迹而知其恆運之理知合於天崇矣時有屈伸而君子之神無間易曰知崇法天法其不息也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

禮之節文見於事爲形而下之器地之質也性安也形而上之道有形而卽麗于器能體禮而安之然後卽此視聽言動之中天理流行而無不通貫乃以凝形而上之道於己否則亦高談性命而無實矣

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極於高明禮不遺於卑下如天地奠位而變化合一

以成乎乾坤之德業聖學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也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

天下之所言者道而已德則道極於天存之以神和之於氣至虛而誠有體一而用兩若倚于一事一念之所得而暢言之則非德矣知已至乃知其言之難

孟子謂我於辭命而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尙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聖賢知德之難言然必言之而後自信其知之已至故以尙辭爲道之極致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修辭立誠言其所自知非中人以下所可與聞也

○闇然修於德也

入德以凝道

的然著於外也

附託於道而不知德

張子正蒙注卷五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作者篇　此下四篇皆釋論語孟子之義其說有與程朱異者蓋聖賢之微言大義曲暢旁通雖立言本有定指而學者躬行心得各有契合要以取益於身心非如訓詁家拘文之小辨讀者就其異而察其同斯得之矣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周監於二代則亦述而已矣夫子言此以明作者既盛則道在述而不容更作若嬴秦之壞法亂紀與異端之

非聖誣民皆妄作之過也

○以知人爲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爲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

謂堯不知誅四凶也變者誅其君而別立君謂三苗也

三苗不服民猶從之

及舜而去之

攝位時事

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君以容蓄厚載爲德臣以行法無私爲德所以皆合時中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惟己當作惟其賢不聞不諫謂不待聞人之諫而旁求衆論也聖人之德一於無我至虛而受天下之善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人物同受太和之氣以生本一也而資生於父母根荄則草木鳥獸之與人其生別矣人之有君臣父子昆弟夫婦朋友親疏上下各從其類者分矣於其同而見萬物一體之仁於其異而見親親仁民愛民之義明察及此則繇仁義行者皆天理之自然不待思勉矣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敔按所過者化謂感人以誠所覺者先謂察理獨精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之心誠信之可測者也故必疑其爲僞約略言之想見其心有此四者葢聖人之心大公無我而至仁充足隨所感通即[illegible]爲若決江河而莫禦於天下且然而況其弟乎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聖人之心純一於善惡之過於前知其惡而已不復留於胸中以累其神明惡去而忘之矣善則留惡則去如

天地雖有不祥之物而不以累其生成學者知此則惡稱人之惡而勿攻若其惡不仁雖至乃唯以自嚴而不加乎其身所以養吾心之善氣而泯惡於無迹善日滋而惡日遠誠養心之要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

瞽瞍底豫順也桀放紂誅逆也

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

舜惟一率其所生之性而審於親疏輕重之辨故人悅之天下將歸皆不足以易其孺慕而一言一動一舉念之閒無非曲盡其爲子之義故坦然行之無所憂疑而

終至於底豫所謂性之也

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

欲赦之則可無慚而負上帝求莫之心欲不赦則順乎天而於己君臣之義有所不安擇于二者之中輕重之權衡難定故雖決於奉天討罪而慚終不釋

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有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乃其得天下以後不以己意行爵賞明其本志唯在化無道爲有道與天下之賢者共治之而昔之致討有罪非己私而可無慚於天下曲折以合於義所謂反之也

事至於不幸雖聖人難之矣明物察倫以安於仁此易簡之理所以配至德非湯武之所幾及也

○立賢無方此湯之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初行放伐之時必且疑賢者之效尤湯雖無求固其位之心故天下安之漢誅功臣宋削藩鎮皆昧屈伸之義而已私勝也

周公所以干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

舊注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己不敢

不聽

湯放桀而不即自立欲唯天所命民所歸而戴之爲君其公天下之心如是所以旣有天下之後立賢無方不倚親臣爲藩衞如周之監殷張子以此獨稱湯而略武王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於多助於四友之臣故爾

縻繫爲人所繫屬文王無求天下歸已之心乃四友之臣宣其德化而天下慕之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

杞柳爲筐也瓜易壞者包檝而藏之使無急壞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紂之無道極矣周雖不伐天下必有起而亡之者文王受西伯之命以德威鎮天下故文王不興師天下不敢動厚集其勢防中潰之變所爲盡人謀以延商者至矣必天命之不可延而後武王伐之天之命也非己所願也斯其所以爲仁至義盡而執中無難非湯武之所可及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

文王之德天德也故法文王卽合天載求諸有可效者也天之聰明自民聰明故萬邦作孚爲契天之驗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

心存文王之所以爲文則神明之德在矣

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不以聲色爲政者非廢聲色也有其心乃有其事則物無不誠而不於號令施爲求民之從其順帝則以孚民志者皆積中發外因時而出天下自悅而信之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

越過也聖人之願欲廣大而不過盡其才之所可為人道盡而帝則順屈伸因乎時也

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修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有願欲而欲窮極之釁釋所以妄而淫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富衆也賢才出國所以昌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婉則諂直則正故君子之道恒剛小人之道恒柔剛以自遂柔以誘人

○魯政之斃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用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法存則待人以修明之而已法壞而欲反之於正條理不熟既變其法又待其人必再變而後習而安之法者先王禮樂刑政之大經如中庸所謂九經是也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性命於天而才亦命於天皆命也晏嬰才有所敝不足以至於孔子之廣大若是非之性則無以異也仁義禮智之體具於性而其爲用必資於才以爲小大偏全唯

存神盡性以至於命則命自我立才可擴充以副其性天之降才不足以限之故君子於此以性爲主而不爲命之所限

○山節藻梲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龜雖神物而神非以其形也媚其形器不足以知神之所在則與祀海鳥之愚同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當作養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義與愛不相悖而相成子產庶幾知陰陽屈伸合同而化之道則禮樂之興達此而行爾病而未能故謂其有

君子之道言已得其道而惜其未成也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

然後能忘人之勢

人之勢於己何有而不忘之必其資而利之也無所求

則見有道而已

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己忘之而人顧不能忘此流俗之所以可賤也

○顓臾主事東蒙旣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

臣乃吾社稷之臣也

諸侯祀境內山川而社稷爲羣祀之主則顓臾必供祀

事於魯詩稱錫之附庸其爲供祀之臣可明矣

張子正蒙注卷五下終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

衡陽王夫之譔

三十篇

三十器於禮非彊立之謂也

盡其用之謂器無動非禮則立人之道盡矣

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

禮之所自出義之當然也精之則盡變矣

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

義者因事而措理則其合一之原也理原於天化之神

而爲吾性之所固有窮極其至一本而萬殊則吾之所

受於天者盡而天之神化吾皆與其事矣不可謂至者

聖人自謙之辭知猶與聞也

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

合天之化而通之於物理則人物之志欲情理皆知其所自而隨感即通處之有道矣物之相感也莫如聲聲入心通不待形見而早有以應之

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窮理盡性之熟也聖功之極致與天合德而其所自成則以執禮精義為上達之本蓋禮器也義器與道相為體用之實也而形而上之道麗於器之中則即器以精

其義萬事萬物無不會通於至誠之變化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之爲德不顯於形色而成形成色淪浹貫通於形色之粗無非氣之所流行則無非理之所昭著聖功以存神爲至而不舍形色以盡其誠此所以異於異端之虛而無實自謂神靈而實則習不察行不著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

學則必有益矣聞見之力忽生其心故不自知其所以益

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

學則行之而無所待習則察其所以然是其聖性之自然合道而所志者天德聞見日啟而不恃聞見以知皆誠於德而明自誠生也

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學而行無滯於行則已行者化習而察則不執所習而參伍以盡其變故不執一德而裁成萬理德進之盛殆繇此與蓋循物窮理待一旦之豁然賢者之學得失不能自保而以天德爲志所學皆要歸焉則一學一習皆上達之資則作聖之功當其始而已異此張朱學誨之不同學者辨之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

知命從心不踰矩聖德之效也有聖學而後聖德日升聖學以窮理爲之基而與天地參者灼見天地之神窮理之至也

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此七十後聖心之妙也範圍天地之化則死而歸化於天無不安者屈伸自然無所肅其志也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此之謂與

○從心莫如夢

物無所感自然而如其心之所志

夢見周公志也

志則非時位所能為而志之

不夢欲不踰矩也

矩天則也範圍天地之化屈伸行止無往而不在帝則之中奚其踰

不願乎外也

無往而非天理天理無外何踰之有

順之至也

於天皆合則於物皆順

老而安死也
順自然之化歸太和絪緼之妙故心以安
故曰吾衰也久矣
形衰將屈神將伸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未嘗處困而能喻乎道賢矣然因常而常則喻其當然而屈伸動靜之變有不察者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
困之中必有通焉窮則變變則通不執一之道惟困而

後辨之人情物化變而有常之理亦惟困而後辨之故曰其德辨心極於窮則觸變而即通故曰其感速不待困而喻者知其大綱忘其條理因循故常雖感亦不能速辨

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無生安之可恃而不倚於學迫其神明以與道合下學之事也正志者正大經也萬變而反於大經非賢者以下所知惟天屈伸聚散運行於太極之中具此理爾義

日精仁日熟則從心不踰困之所得者深矣然則處常而無所困者將如之何境雖通而一事一物之感一情一意之發嚴持其心臨深履薄而不使馳驅以研幾於極深而盡性於至隱則安利之境不忘困勉之心聖功在是故知不待困而喻者雖賢於人終不可至於聖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存禮樂刑政之神而達其用以盡人物之性與天之曲成萬物者通理則民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感動於不容已者矣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

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禮隨時爲損益義之所以精也中道也大經也爲周人
則志周禮繼周王則且必變通之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
述桀溺之意所言亦近是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
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道不遠人有人斯可行道定公之君季斯之臣三月而
魯大治非孔子與以所本無也即不我用聖人不忍棄
之天不以嚚訟而奪小人之口體不以淫邪而奪小人

之耳目自盡其化而已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無從以得之

位望旣尊不可復爲卑官

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又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人不能不食雖聖人必以事食不能不食則不能不事事故急於事不輕絶人此言雖淺而學者以此存心則

飽食終身爲天地民物之累亦何知媿乎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

先謂未備物而急於行後謂備物而後行禮樂不可斯須去身故急於行者不待物之備

備而後至於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

治定制禮功成作樂聖人而在天子之位乃建中和之極君子野人以位言

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爲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素位行道而無所待於大行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藝六藝也聖人之德非人所可測則人見其功道不行

則人但見其藝功與藝有大小而盛德之光輝不可揜

則一也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

章知其已矣

文章謂制禮作樂移風易俗之事聖德默成萬物不因

隱見而損益文章則不可見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

借猶請也謂馬未馴習必假請善御者調習之乃可乘

喻魯君不能正禮樂當假夫子修習之

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淺近易知者且闕失之況其大者猶及謂力能任之今亡矣夫歎其終不可得而正矣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有聲無律則其音濫

夫子自衞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

語哉

聖人順大經而存神故感人心之速如此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

與與相授貌心盡乎君則容色不貳

君召使擯趨進翼如（自注此翼如左右在君也

向君而趨如兩翼之夾身也知非張拱者近君不宜自

爲容

沒階趨進翼如（自注張拱而翔○進字衍文

文同而義異上以向君下以自飭也

賓不顧矣相君送賓賓去則白曰賓不顧而去矣紓君敬

也

敬無所施而過於恭則自辱

上堂如揖恭也

致圭於主君當盡其恭

下堂如授其容紓也

受命於君已執圭而反於次敬可少紓矣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財以成用當其可則義精矣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敎之在我

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畔援君子必與君子爲類交相倚也聖人盡人物之性在我者無不誠不倚於物故不爲已甚絕惡人以自表異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九夷之陋陋於文中國之陋陋於心

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聖人之化不可測而大經之正立誠而已矣

○栖栖者依依其居而不能忘也

疑微生畝之言因孔子遲遲去魯而發

固猶不回也

執一必往之念去則不可止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
即下學之中具上達之理
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盡人之性而知之明則原於善而成乎偏者洞知其所
自蔽因其蔽而通之變化無方而要歸於一是其因人
而施之教未嘗不竭盡上達之旨矣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
之有可致之道也
此小人之設心則然

然則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曲諭小人使知返而自安於命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

聖人之徒正義而不謀利無庸復與言利

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

求道於天而不求道於己無益於進德

仁大難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盡天下之理皆吾心之惻然而動不容已者執事以言之則倚於一曲而不全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誠立而幾明則自知審而卽以驗天下無不知也因人之不善以自警則終身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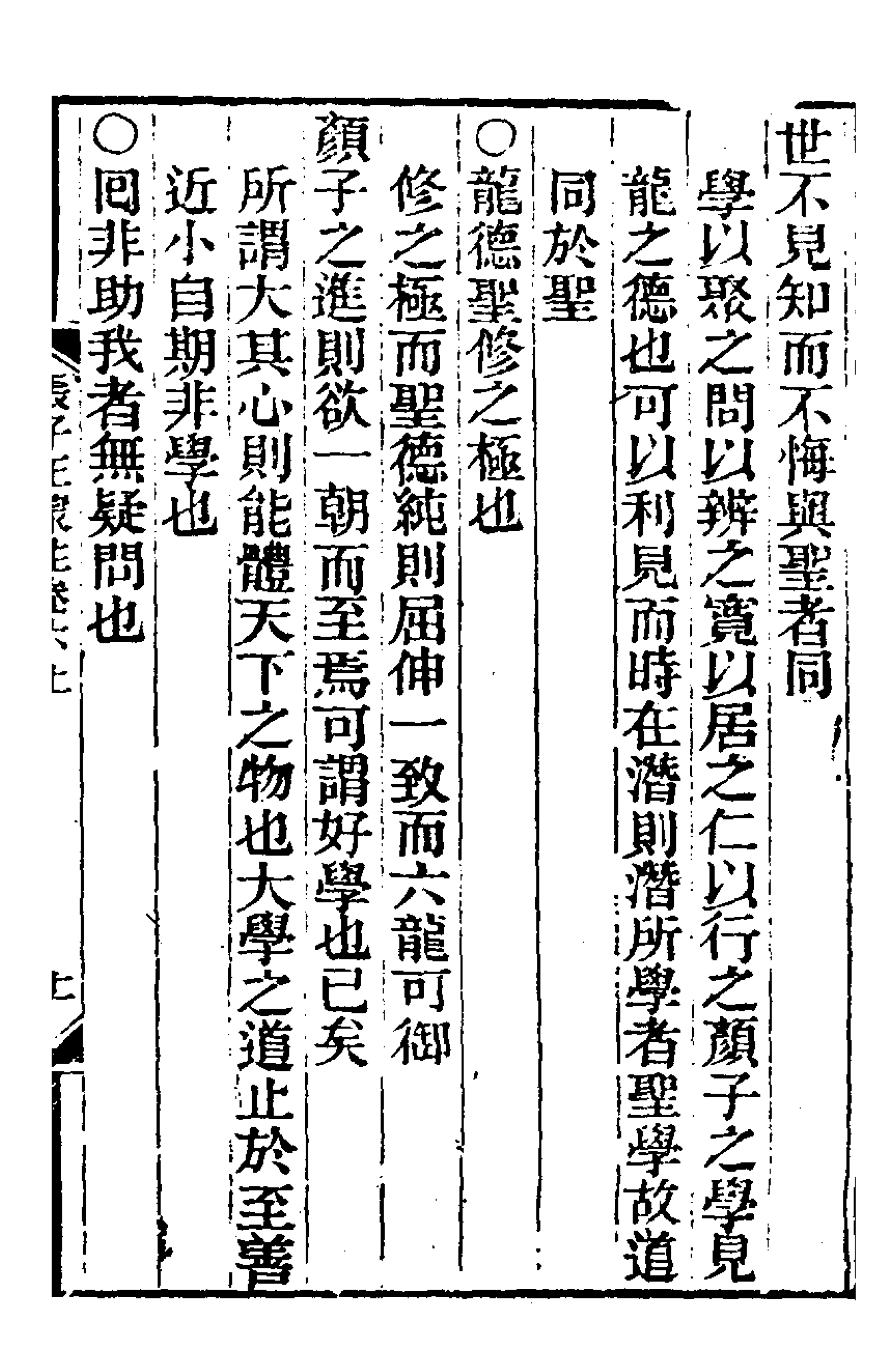
故怒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媿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人有不善則怒之矣己不效尤不使人將怒己故曰不遷貳猶復也此顏子力行之功故夫子許爲好學之實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未事故道不達早亡故所求之志未竟

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所以知此爲顏子之類言者以用舍行藏知之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能德而隱故遯


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顏子之學見龍之德也可以利見而時在潛則潛所學者聖學故道同於聖

○龍德聖修之極也

修之極而聖德純則屈伸一致而六龍可御

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所謂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也大學之道止於至善近小自期非學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

大其心而正大經則雖所未知而聞言即貫無疑則無容問矣

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道有異同推其異以會其同學者當自求而得之待教而喻雖達異同其所達者猶有方也聖人因問而曲盡教思之無窮然非學者進德之實益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

三當作四言行言乘言服韶舞言則皆現成之辭是其度數文章顏子皆已知之不待詳教但告之損益而已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德立而業成於君道無慽矣以鄭聲佞人爲不足慮而姑置之終爲盛德之累且潛移風會而不知唯守之純一而淫邪之微疵必謹則君心一百官正風俗醇可久可大之道純王之德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稱

二者疑於不相通

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

春秋之世諸侯之國皆可仕故不當懷土重遷而必去

之

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

夫子所以周流列國而後反魯以老

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唯我與爾爲有是也

無我之至龍德而時中夫子聖而顏子以此爲學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

子路所友必其賢也樂人之善外見之仁也

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

進而不已不見有可伐可施樂己之進無窮內修之仁
也
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天者理之無間者也安之信之懷之內盡於己者至老
安友信少懷外及於物者亦合人於己而已無非天顏
子所欲進者此而未逮爾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
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
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噬嗑象而合非天理之自然蒙三未出乎險聖功不就

皆非盛德事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修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命世世無人而已任責於天也二子皆學孔子而因時爲位無成心以執一所以爲善學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

大祀爲郊廟

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大者大節不失也此教仲弓以用人之道與先有司赦

小過意同

張子正蒙注卷六上終

衡陽王夫之譔

有德篇　此篇亦廣釋論孟之義而開示進修之方尤切身心之用誠學者所宜服膺也

有德者必有言能爲有也

言以垂世立教興起天下而天下賴之聖賢所以死而不亡

志於仁而無惡能爲無也

不以己私累天下天下無所損安而忘之張子此言以警學者至矣縱欲趨利則天下求無其人而不得是人

類之狠戇也

○行修言道則當爲人取

道順於道也取取法也

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君子之教思無窮而道在己則有志者自來取法若不

可與言而與言必姑屈其說以誘使企及成乎妄矣往

教之弊終于妄說枉己者未有能正人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反大經則正達天德則深循大常則遠

○辭取達意則止多或反害也

旁及則害於本意

○君子(聲)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聲)身被困辱不徇人以非禮之恭(聲)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

言必於信恭以免辱不擇人而與親所以和天下也以禮節之者以禮立身雖不與世侮而終不枉己所以節和而不流

與上有子之言文相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挈相引而及也

○德主天下之善

主所要歸也德得於心而必以人心之同然者爲歸偏見自得之善非善也

善原天下之一

原所從出也天下者萬事萬物之富有而皆原天道自然之化陰陽相感剛柔相劑仁義相成合同而利用者也若隨其偶感之幾立異同以成趨向則有不善者矣

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期於善天下而已張弛質文善不同而同治王心定也一者括萬理而貫通之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政教號令因時因事而皆主於心之所得以感人心之同得則言約而可以統博推之四海垂之百世咸爲法則此言王者之心本於一原而散於萬有體天地民物之理全備而貫通之故隨時用中一致而百慮異於執見闇以爲我私偏尙而流於霸功也

○言有教

言皆心得而可爲法則

動有法

動審乎幾而不踰乎閑

晝有爲
日用皆察著而力行之
宵有得
靜思以精義
息有養
物無時不相引而靜正以養之勿使牿害
瞬有存
心易出而外馳持理勿忘以因時順應此張子自得之實修特著之以自考而示學者其言嚴切先儒或議其太迫然苟息心以靜而不加操持嚴密之功則且放逸

輕安流入於釋老之虛寂逮其下流則有如近世王畿之徒汨没誕縱成乎無忌憚之小人故有志聖功者必當以此爲法

○君子於民導使爲德而禁其爲非不大望於愚者之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文義未詳疑有闕誤大略謂不過望愚民而嚴爲之禁但修之已者言可法行可則以示民而感之使善

○無徵而言取不信啟詐妄之道也

以意度之以理槩之雖其説是而取人不信且使詐妄者效之而造僞説以誣世

杞宋不足徵吾言則不言

得其大指可以義起而終不言

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言天者徵於人言心者徵於事言古者徵於今所謂修辭立其誠也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無識者取友取此而已故君子擇交莫惡於易與莫善於勝己己不逮而惡人之驕自棄者也僻當作辟

節禮樂不使流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爲文也

流於彼則離於此矣禮主於減所以裁抑形神而使不

過然必進以爲文者鼓動其懽欣暢達之情以行禮則無强制不安而難繼之憂樂主乎盈以舒志氣而使樂於爲善然必反以爲文者收斂神情如其自得者而樂之則無隨物以靡往而不復之傷蓋禮樂互相爲節而成章其數精其義得其合同而化之神斯須不去而節自著故樂之不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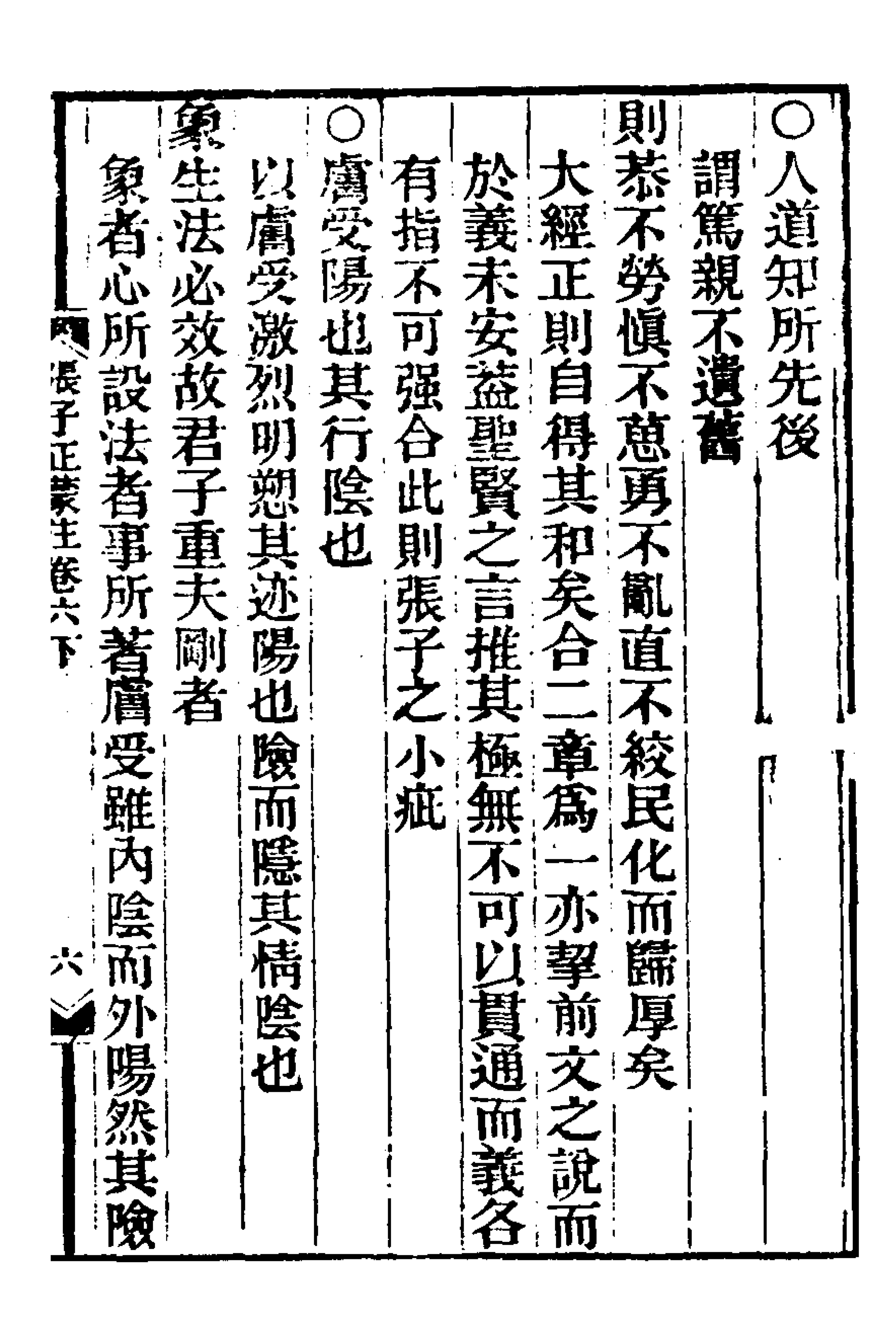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其氣驕者其用物必侈侈則愈驕其心好樂者必偷安則愈不知戒懼

○言形則卜如響

言形謂可名言所疑使卜人正告鬼神無暗昧不可言之隱

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默然以達於性與天道性者神之凝於人天道神之化也蔽固者爲習氣利欲所蔽雖有測度性天之智而爲所固隘必且有意與天違之隱不得已而託於默以自匿是其求明之心早與性天之廓然大公昭示無隱者相違亦猶懷私而不能昌言者卜而神不告也陸王之學多所秘藏與釋氏握拳豎拂同其詭閟蓋弗能洞開心意以通極于天則故若明若昧無繇測性天之實也



○人道知所先後

謂篤親不遺舊

則恭不勞慎不葸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大經正則自得其和矣合二章爲一亦挈前文之說而於義未安蓋聖賢之言推其極無不可以貫通而義各有指不可强合此則張子之小疵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

以膚受激烈明愬其迹陽也險而隱其情陰也

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

象者心所設法者事所著膚受雖內陰而外陽然其險

譎不能終隱則其後必苶然而自失心柔則事必不剛也剛者無欲而伸有其心乃有其事則純乎陽而千萬人吾往矣必言象法者以凡人未有事而心先有其始終規畫之成象此陰陽之序善惡之幾君子所必審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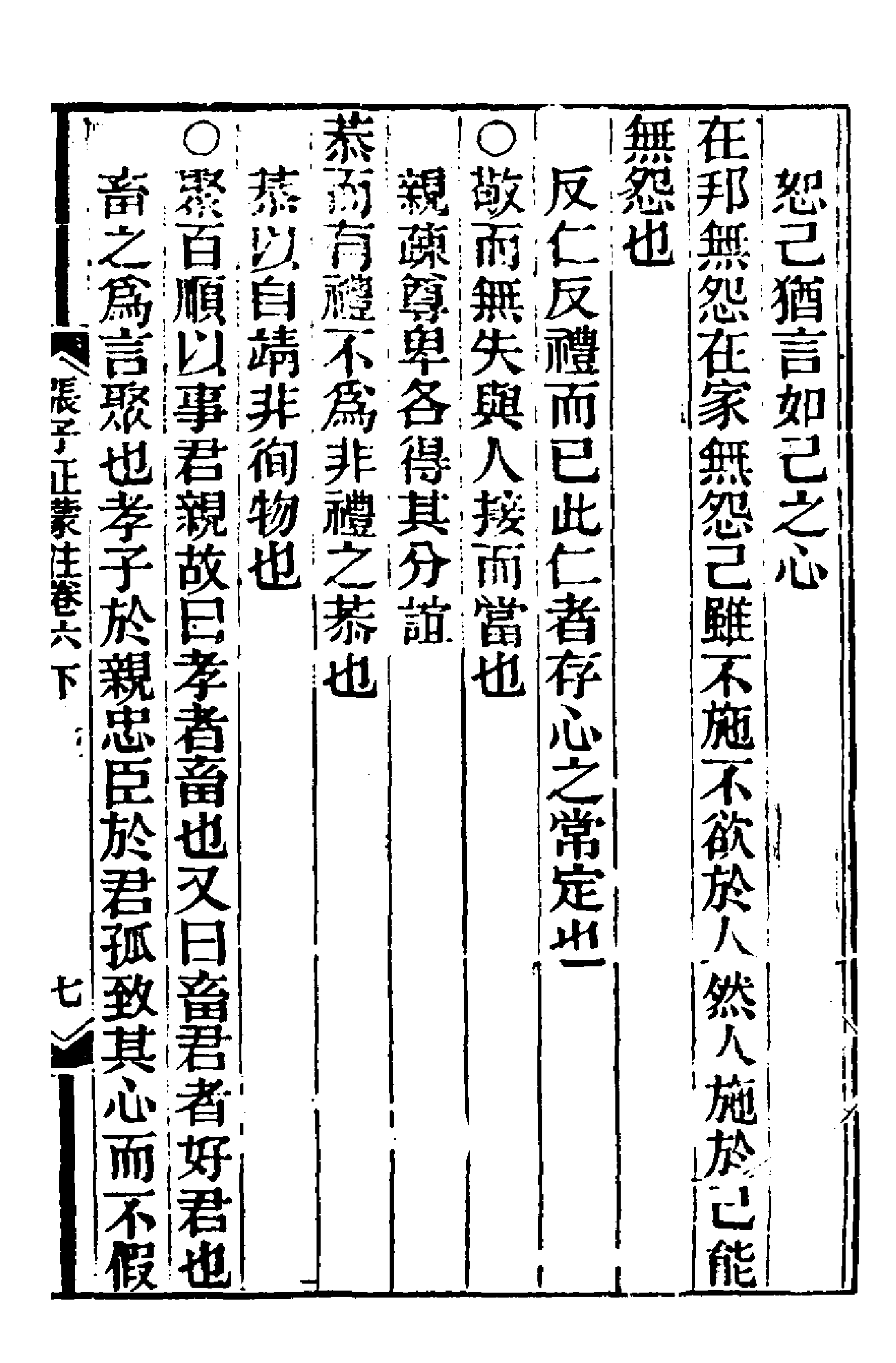
○歸罪爲尤罪己爲悔

人歸罪于己爲尤己既失而追自咎爲悔

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

言必於理之有徵人孰得而辠之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己以仁人也



恕己猶言如己之心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己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己能無怨也

反仁反禮而已此仁者存心之常定也

○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

親疏尊卑各得其分誼

恭而有禮不爲非禮之恭也

恭以自靖非徇物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

畜之爲言聚也孝子於親忠臣於君孤致其心而不假

於外非期聚乎百順也然其誠之專至則凡心之所念身之所為物之所遇皆必其順於君親者而後敢為則不期於事之順而自無不順矣然後可以養親之志而引君於道

○事父母先意承志

意將動而先知之則順其美而幾諫其失志之所在則承之以行而無違

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因禮文而推廣之於意言先於志言承則可從不可從分矣意者乍隨物感而起也志者事所自立而不可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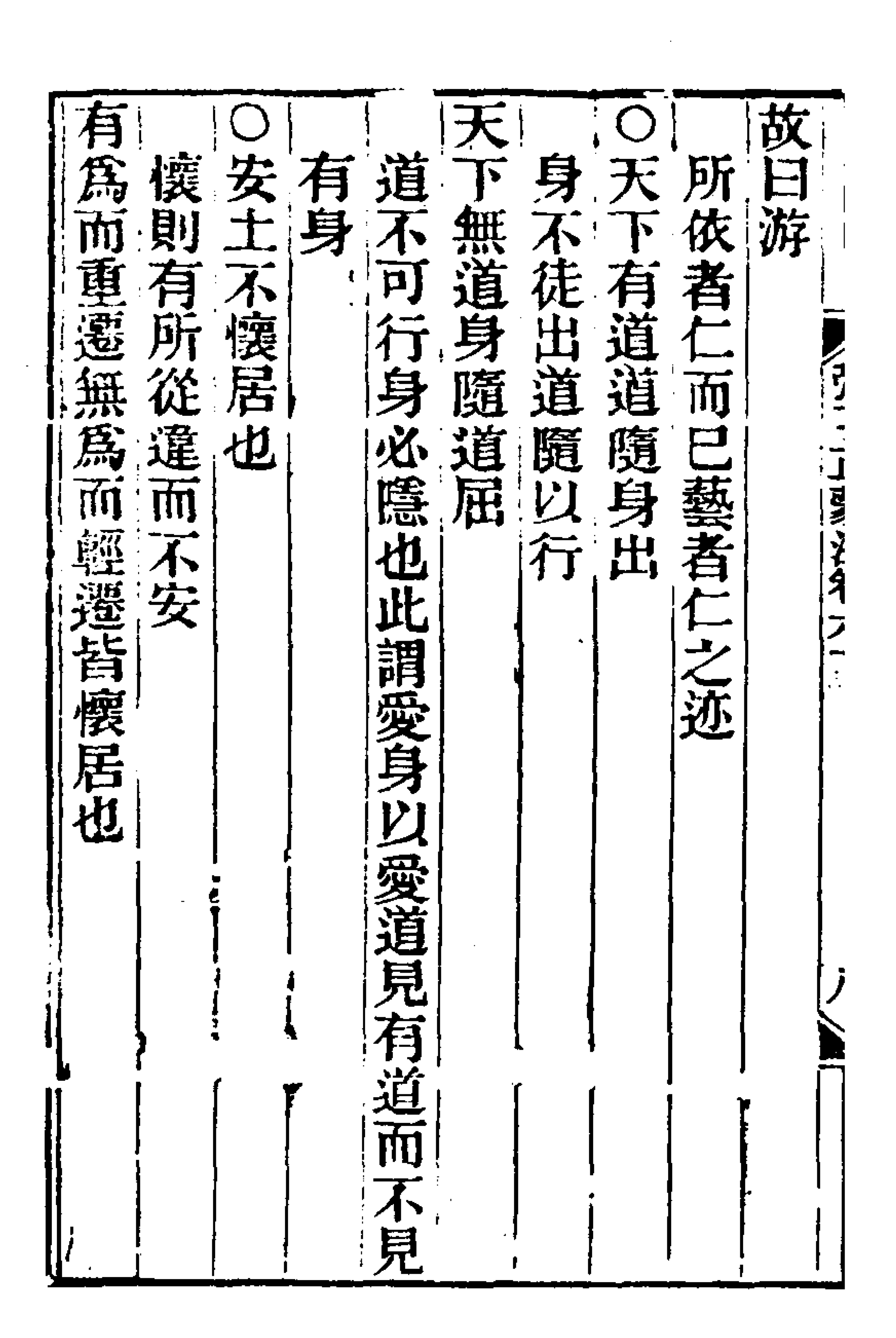
者也庸人有意而無志中人志立而意亂之君子持其志以愼其意聖人純乎志以成德而無意蓋志一而已意則無定而不可紀善教人者示以至善以亟正其志志正則意雖不立可因事以裁成之不然待其意之已發或趨於善而過奬之或趨於不善而亟絕之賢無所就而不肖者莫知所懲敎之所以不行也

○藝者日爲之分義涉而不有

得不居功

過而不存

不恃才而數爲之



故曰游

所依者仁而已藝者仁之迹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

身不徒出道隨以行

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道不可行身必隱也此謂愛身以愛道見有道而不見

有身

○安土不懷居也

懷則有所從違而不安

有爲而重遷無爲而輕遷皆懷居也

有爲重遷爲利所靡也無爲輕遷非義所當去激於一往而去之

○老而不死是爲賊幼不孝敎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孝敎循述以全生理安死以順生氣老不安死欲爾神靜氣以幾幸不死原壤蓋老氏之徒修久視之術者屈伸自然之理天地生化之道也欲干天化以偷生不屈則不伸故曰賊生

○樂驕樂則佚欲

凡侈皆生於驕也

樂富安則不能徙義

偷安則以義爲繫難而外之莊告是也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忮則不越分而妄作不求則不損物以利己心平則動皆無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仁義之全體具足於性因推行而有小大爾小者不遺

○自養薄於人私也

知天性之在人大而無外知人之可達於天

欲希衆而要譽
厚於人私也
有意忘物
稱其才
當作財
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厚人者驕自厚者吝君子之用財稱物平施心無繫焉
爾
〇罪己則無尤
引過自責盡仁盡禮尤之者妄人而已不足恤也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

以取困辱爲憂則困辱不足憂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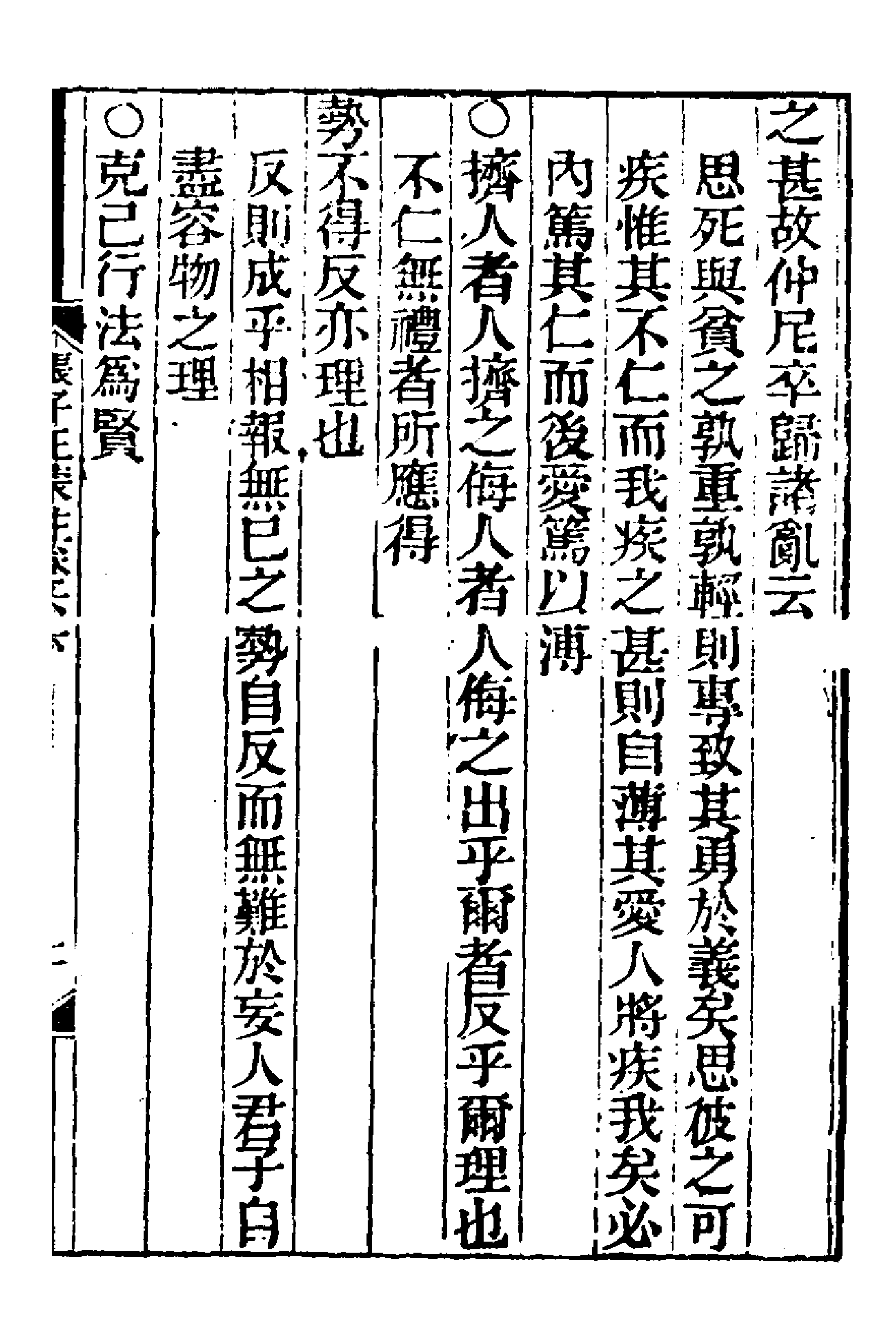
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有道則若固有之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

人有氣誼所激奮不顧身而不能安貧者不受嘑蹴以死而受萬鍾勇之所施施於所欲而已勇莫勇於自制其欲

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思



之甚故仲尼卒歸諸亂云

思死與貧之孰重孰輕則專致其勇於義矣思彼之可疾惟其不仁而我疾之甚則自薄其愛人將疾我矣必內篤其仁而後愛篤以溥

○撟人者人撟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

不仁無禮者所應得勢不得反亦理也

反則成乎相報無已之勢自反而無難於妄人君子自盡容物之理

○克己行法爲賢

不已榮利失自守之道克己之事也審其宜而進退行法之事也

樂已可法爲聖

自有其樂進退屈伸因時而不累其心皆得其中允爲行藏之法

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没世不遇而無嫌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恥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爲士清濁淹速之殊也

知幾則速速則純乎清矣知幾者非於幾而察之心純乎道樂以忘憂則見幾自明故曰知幾其神乎

辟世辟地雖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爲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賢者未免於憂自克而已聖人樂天雖憂世而不以爲悶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相表裏君慎於進賢非吝也士愼於自進非驕也天位天職非己所得私君臣交愼則天理順而人能畢效矣

○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愨而後智能焉不愨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君之取士士之取友以此求之則不失愨者人之恆心也小人之誤國而責友者唯無恆而已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

谷之虛而能應者曰神象其聲無異響也

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

以虛應物而能象之彷彿得其相似者而已不能窮律呂之變不能合同於異蠢情埋之微也

猶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是也

神之有方者非能變者也

王弼謂命呂者律呂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命猶倡也律倡之呂和之而聲之變乃備律呂清濁洪細之不同合異而同變乃可盡故孤陽不生獨陰不成至中之理仁義不倚君子之道出處語默之不齊命官取友之無黨高明沈潛之相濟中道之矩神化之所以行也若應所同而違所異則小人之道矣惟其中無主而量不宏以谷神爲妙用而不以誠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

前定者非執一而固必之正大經以應天下昭然使人喻之

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大經正而萬變皆載其威神行不同而心則一所以不疚

○言從作乂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爲政難患民難喻

德禮之精意民不能知挈其要以定大經故修辭立誠聖人有其難其愼者詳則多疑略則不喻春秋之筆削游夏不能贊一辭以此

張子正蒙注卷六下終